



空军五项核心使命之一的指挥控制

我们记得,2009年度的《美国空军态势声明》列出空军12项关键职能(Core functions):核威慑作战、天空优势、太空优势、网空优势、全球精确打击、快速全球机动、特种作战、全球一体化情报侦察、指挥控制、建设伙伴国能力、机动作战保障、人员救援,以后又增加了教育训练。威尔什上将担任本届空军参谋长之后,顺应形势变化,将之浓缩为五项持久核心使命(enduring core missions):天空优势、情报侦察、快速全球机动、全球打击、指挥控制。在国防预算持续紧缩和其他各种质疑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空军如何保证这五项使命的能力建设,成为空军领导人不断思索和辩论的主题。在最近4月的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听证会上,威尔什上将立足此五项基本使命,据理力辩空军准备退役A-10机群的理由。将军称: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建设空军的整体能力,以支持各作战司令部的全面需要。“救我军战士性命于战场……更在于首先摧毁敌国继续作战的意志,即首先摧毁对方的后勤设施、指挥控制能力、补给能力,等等;在于向己方地面和海上部队提供空中优势,使他们能自由机动而不受对方空中攻击的威胁……然后,当然,我们会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为每一场作战准备出对我军而言最有利的作战空间,正需要空军将重心放在构成其“整体能力”的这五项相辅相成的使命上。本期讨论空军五项核心使命之一的指挥控制。

美国空军在2013年发布“世界最伟大空军——官兵注力,创新加燃”新愿景。空军参谋长威尔什上将要求空军官兵积极宣传空军,并以身作则,为本刊撰“以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捍卫美国”一文,解说空军的五项核心使命能力。

有关空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联合及联盟作战中的指挥控制(C2)体制演变,本刊曾刊登数篇文章,如2011年春季刊“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及同年夏季刊“调整空中力量在阿富汗平叛中的指挥与控制”。“北约驻阿富汗空军司令部:空中力量指挥与控制的持续演变”是这场讨论的最新一篇,作者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空军如此重视向战役及战术单位派遣空军代表及从头至尾参与作战策划/执行/评估的几个原因,以及空军在联合/联盟作战中C2体制的最新演变。

联合作战的C2理论和实践,由美军引领,影响着许多国家的军队。在联合作战背景下,空军指挥官、联合部队空军组成部队指挥官(COMAFFOR)、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JFACC)这三个职务的区别在哪里?“究竟谁说了算?空军组成部队指挥官还是空军指挥官?”一文对前两者的关系给出非常清晰的回答,并在注释3中专门为国际读者简述了JFACC的职能和权限。

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是美国空军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两者的强弱互动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取决于作战环境中的种种因素,以及对作战艺术的发挥。“层层剖析:为什么‘集中控制/分散执行’行之有效”一文试图解释这种平衡。作者在探索这种平衡的过程中,引入了态势感知、战略/战役/战术层次共识、OODA环路理论、隐性控制、摩擦思考,以及灵活性等因素在这个等式中的作用。总体而言,作者倾向于鼓励在未来冲突中更多发挥战术层面的主动性。提醒一下,本刊过去刊登的几篇关于“任务型指挥”的文章,都与这场辩论相关。

尉官主要在战术层面作战，对战术层面的 C2 问题常有深切认识。“**做好组织、训练和装备，提升情报监侦的战术运用**”正是来自这样一名尉官作者。此文指出，美国空军在战略和战役层面配置和运用 ISR 卓有成效，但 ISR 资产在战术层面常常得不到充分利用，因为一般战士“除了会用全动态视频以外，别的通常知之甚少。”怎么办？作者认为应吸收 CAS（近空支援）战法演变经验，编写战术层次作战准则，培养 ISR 战术控制员，严格认证，并嵌入到战术单位，构成 C2 结构中的基层节点。

美国空军的组织结构经历过多次调整。现实是，现役兵员总数越来越少，同时军官、文职和合同制人员对士兵的比例却越来越大。“**一个改革美国空军组织结构的建议方案**”别出心裁，大胆提出索性裁撤一级（主要）司令部这个层次，形成从空军参谋部以下直接为编号航空队再到联队的三层（而非四层）组织机制。这个建议是否有道理，能否被重视，都不知道。不过这篇文章英文版发表以来一直受到读者高度关注。

美国空军是一个巨大的机构，拥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资产，也需要巨大资源加以维护和保持。在预算窘迫的压力下，基础设施管理必须改革。“**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建模及其战略评估**”一文为空军的这项努力出谋划策。该文通过构建一种资产管理逻辑关联模型，为空军生成一种“综合框架”，从而指出并企图解决当前管理模式中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目前管理工具和做法没有对准空军的战略愿景、目标和政策；二是由于缺乏全军范围数据和全军层面管理信息的维护管理系统，使战略层面资产管理在数据上与战术层面不一致而造成资金分配不合理。

德尔菲（Delphi）法对未来学家们肯定不陌生。此法是邀请一定人数的领域专家，以背对背方式向他们收集对未来的看法，然后经过几轮归纳，预示出未来趋势。“**用德尔菲法预测严酷环境中的未来通信部署**”一文借助此法勾画出一幅未来行动的场景，再借助此场景展现战场通信的未来趋势和问题。

李梅将军是美国空军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李梅其人及其主导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改革**”一文着重介绍这位将军对建设战略空军司令部（冷战结束后于 1992 年撤消）及塑造战备文化的贡献，作者并在介绍中勾勒出将军的真实形象。

军人家属，特别是高级军官家属，传统上已被赋予预设的贤助角色，包括全力持家和积极参与军人社区活动。“**空军军人配偶：角色的变迁**”一文简略介绍这种观念的历史成因和变化。

中国军事研究学者李健曾在本刊 2013 年秋季刊发表“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一文，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概念的形成。本期继续发表其“姐妹篇”——“**海基能力概念的演变及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互动**”。传统的 Seabase 首先意味着后勤保障和海上威慑，当美军把这个词变成有动态感的 Seabasing 之后，就更多包含了远程军力投射和战略和战役打击能力。作者通过对海基能力概念长达 20 年演进的介绍，试图告诉读者，美国海军和空军一样，从未忘记自身的战略使命，转型中既要顺应联合作战大方向，又要争担联合作战的主角。

中国空军指挥学院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空军大学开展交流，图片见本刊封三。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